

二（别说佛道不成立）分二：一、佛与菩提不观待之过；

二、精勤修道亦不得成佛之过。

一、佛与菩提不观待之过：

374

汝说则不因， 菩提而有佛；

亦复不因佛， 而有于菩提。

按照有实宗的说法则有两个过失：不因菩提而有佛陀；不因佛陀而有菩提。

菩提是梵语的音译，意思是证悟、觉悟或一切种智。佛陀也是梵语“布达”的音译，意思是觉悟者、证悟者。觉悟者是在印度示现十二相成道<sup>1</sup>的补特伽罗<sup>2</sup>——释迦牟尼佛，他所觉悟的远

<sup>1</sup> 十二相成道：谓化身佛示现一身经历的十二件大事：一者、兜率降世，二者、入住母胎，三者、圆满诞生，四者、少年嬉戏，五者、受用妃眷，六者、从家出家，七者、行苦难行，八者、趋金刚座，九者、降伏魔军，十者、成正等觉，十一者、转妙法轮，十二者、入大涅槃。

诚如《究竟一乘宝性论·身转清净成菩提品》所云：

如来亦如是， 方便力示现，  
从兜率陀退， 次第入胎生，  
习学诸伎艺， 婴儿入王宫，  
厌离诸欲相， 出家行苦行，  
推问诸外道， 往诣于道场，  
降伏诸魔众， 成大妙觉尊，  
转无上法轮， 入无余涅槃，  
于不清净国， 现如是等事。

<sup>2</sup> 补特伽罗：佛书说依附五蕴命名为人、为士夫、为有情众生。

离一切戏论的境界就是菩提。显而易见，觉悟与觉悟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

按照有实宗的观点，一切万法实有存在，那就有两个过失：觉悟者佛陀可以不依靠菩提而成为觉悟者，或者不依靠佛陀也可以有菩提存在。这两个过失都来自对方所承许的万法实有的观点。因为，万法实有就不需要观待，这样觉悟者就不需要观待觉悟，觉悟也不需要观待觉悟者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有了觉悟的境界才叫佛陀，如果没有这种境界也可以安立为佛陀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众生都是佛陀了；再者，菩提也必须依靠觉悟者才能安立，如果不依靠觉悟者，那么觉悟是谁的觉悟呢？如果觉悟不依靠佛陀也能安立，那任何人也都有觉悟。所以，承认自性实有，就会同时失坏觉悟和觉悟者。

在名言中，佛陀是了知一切万法的觉悟者。《皈依七十颂》云：“于所知慧增，摧毁无明地，正觉如莲启。”<sup>3</sup>在藏文中，佛陀就是遣除一切障碍，证得一切智的“正觉”。“正”有清净的意

<sup>3</sup> 《皈依七十颂》云：

无明眠觉故，所知慧增故，  
佛如莲华敷，以是故名佛。



思，所有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清净叫正；“觉”是觉性，觉悟通达万法的真如就叫觉。既然佛陀是正觉，就应该依靠觉悟来安立，就像知识分子要依靠知识来安立一样。如果按照有实宗的观点，那就没有这种看待关系了，因为“性名为无作，不待异法成”。但这一点对方也不敢承认，因为按照小乘的观点，圆满了三十七道品以后才能成就正等觉佛陀的果位。

## 二、精勤修道亦不得成佛之过：

375

若先非佛性， 虽复勤精进，  
修行菩提道， 不应得成佛。<sup>4</sup>

如果先前不是佛的体性，那么虽然精进地修行菩提道也不应该得佛果。

不论是小乘还是大乘都承认释迦牟尼佛最初是凡夫<sup>5</sup>，后来变成菩萨，最后成佛。许多经典也记载了佛陀对某些补特伽罗的

<sup>4</sup>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青目释·观四谛品》云：  
[复次，

虽复勤精进， 修行菩提道，  
若先非佛性， 不应得成佛。

以先无性故，如铁无金性，虽复种种锻炼，终不成金。]

<sup>5</sup> 凡夫：拼音 fán fū，指没有破迷开悟的人。

授记，如某众生将于恒沙劫以后于某刹土成佛……谁都不能否认这种从凡夫到佛陀的转变过程，但这只能在空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，自性实有则不可能。

《法华经》亦云：

“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”<sup>6</sup>

但是，如果按照有实宗的观点来看，那以前不是佛陀以后也无法变成佛陀，因为他们承认一切法实有存在。实有的法则应该以前什么样以后也这样，所以先前不是佛的凡夫即便发了菩提心，在三大阿僧祇劫中精进行持六度万行、积累资粮，最终也无法成就如来正等觉的果位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所以有实宗的观点是错误的。

三（无有因果之过）分三：一、无有罪福作者之过；二、无有罪福也应有果报之过；三、若有罪福果报则应成立空性。

一、无有罪福作者之过：

<sup>6</sup> 《法华经·方便品》云：

未来世诸佛， 虽说百千亿，  
无数诸法门， 其实为一乘。  
诸佛两足尊， 知法常无性，  
佛种从缘起， 是故说一乘。



若诸法不空， 无作罪福者，

不空何所作？ 以其性定故。

如果诸法不空，则无有造作罪业者与造作福德者。不空的法该如何造作呢？无法造作，因为它的自性是决定的缘故。

前面对方向中观宗发太过说：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，那就“坏于罪福”，没有罪福业也就不会有痛苦和快乐的果报，这样一来世人就无恶不作了。

现在中观宗破曰：万法实有存在，则不会有造作罪业者与造作福德者，因为作者要观待造作罪业或福德才可以成立，但不空的罪福如何造作呢？不能造作罪福业，也就不会有造作罪福者了。但罪福及其作者在世间都是存在的，如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喜乐园，让僧众在此讲经说法，这是福德业，给孤独长者是造作福德者<sup>7</sup>；大天比丘造了好几个五无间罪，这是罪业，大天比丘

<sup>7</sup> 《贤愚因缘经·须达起精舍品》云：

[如是我闻：一时佛在王舍城竹园中止。尔时舍卫国王波斯匿，有一大臣，名曰须达，居家巨富，财宝无限，好喜布施，赈济贫乏及诸孤老，时人因行，为其立号，名给孤独。尔时长者，生七男儿，年各长大，为其纳娶，次第至六。其第七儿，端正殊异，偏心爱念，当为娶妻，欲得极妙容姿端正有相之女，为儿求之。即语诸婆罗门言：“谁有好女相貌备足，当为我儿往求索之。”诸婆罗门，便为推觅，展转行乞，

到王舍城。王舍城中，有一大臣，名曰护弥，财富无量，信敬三宝。时婆罗门，到家从乞。国法施人，要令童女，持物布施。护弥长者，时有一女，威容端正，颜色殊妙，即持食出，施婆罗门。婆罗门见，心大欢喜：“我所觅者，今日见之。”即问女言：“颇有人来求索汝未？”答言：“未也。”问言：“女子！汝父在不？”其女言：“在。”婆罗门言：“语令出外，我欲见之与共谈语。”时女入内，白其父言：“外有乞人，欲得相见。”父便出外。时婆罗门，问讯起居安和善吉：“舍卫国王，有一大臣，字曰须达，辅相识不？”答言：“未见，但闻其名。”报言：“知不？是人于彼舍卫國中，第一富贵，汝于此间，富贵第一。须达有儿，端正殊妙，卓略多奇，欲求君女，为可尔不？”答言：“可尔。”值有贾客欲至舍卫，时婆罗门，作书因之，送与须达，具陈其事。须达欢喜，诣王求假，为儿娶妇。王即听之。大载珍宝，趣王舍城，于其道次，赈济贫乏，到王舍城，至护弥家，为儿求妻。

护弥长者，欢喜迎逆，安置敷具，暮宿其舍，家内搔搔，办具饮食。须达念言：“今此长者，大设供具，欲作何等？将请国王太子大臣、长者居士、婚姻亲戚，设大会耶？”思惟所以，不能了知，而问之言：“长者今暮，躬自执劳，经理事务，施設供具，为欲请王、太子、大臣？”答言：“不也。”“欲营婚姻亲戚会耶？”答言：“不也。”“将何所作？”答言：“请佛及比丘僧。”于时须达，闻佛僧名，忽然毛竖如有所得，心情悦豫，重问之言：“云何名佛？愿解其义。”长者答言：“汝不闻乎？净饭王子，厥名悉达，其生之日，天降瑞应三十有二，万神侍卫，即行七步，举手而言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为尊。’身黄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应王金轮典四天下。见老病死苦，不乐在家，出家修道，六年苦行，得一切智，尽结成佛。降诸魔众十八亿万，号曰能仁，十力无畏，十八不共，光明照耀，三达遐鉴，故号佛也。”须达问言：“云何名僧？”护弥答言：“佛成道已，梵天劝请转妙法轮，至波罗捺鹿野苑中，为拘隣五人，转四真谛，漏尽结解，便成沙门，六通具足，四意、七觉、八道悉练，上虚空中，八万诸天得须陀洹，无量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次度郁卑迦叶兄弟千人，漏尽意解，如其五人。次第度舍利弗、目连徒众五百，亦得应真。如是之等，神足自在，能为众生，作良祐福田，故名僧也。”

须达闻说如此妙事，欢喜踊跃，感念信敬，企望至晓，当往见佛。诚报神应，见地明晓，寻明即往罗阅城门，夜三时开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是谓三时。中夜出门，见有天祠，即为礼拜，忽忘念佛，心目还闇，便自念言：“今夜故闇，若我往者，倘为恶鬼猛兽见害，且还入城。”待晓当往。时有亲友，命终生四天，见其欲悔，便下语之：“居士！莫悔也！汝往见佛，得利无量，正使今得百车珍宝，不如转足一步往趣世尊，所得利深，过踰于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百象珍宝，不如举足一步往趣世尊，利过于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阎浮提满中珍宝，不如转足一步至世尊所，得利弘多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满中珍宝，不如举足一步至世尊所，所得盈利，踰过于彼，百千万倍。”须达闻天说如此语，益增欢喜，敬念世尊，闇即还晓，寻路往至，到世尊所。

尔时世尊，知须达来，出外经行。是时须达，遥见世尊，犹如金山，相好威容，俨然炳著，过踰护弥所说万倍，睹之心悦，不知礼法，直问世尊：“不审瞿昙！起居何如？”世尊即时，命令就坐。时首陀会天，遥见须达，虽睹世尊，不知礼拜供养之法，化为四人，行列而来。到世尊所，接足作礼，长跪问讯，起居轻利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是时须达，见其如是，乃为愕然，而自念言：“恭敬之法，事应如是。”即起离坐，如彼礼敬，问讯起居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尔时世尊，即为说法，四谛

是造作罪业者<sup>8</sup>。假如因为罪福实有而失坏造罪与修福，那造罪的大天比丘与修福的给孤独长者也就没有差异了。

微妙，苦空无常。闻法欢喜，便染圣法，成须陀洹，譬如净洁白氎易染为色。长跪合掌，问世尊言：“舍卫城中，如我伴辈，闻法易染，更有如我比不？”

佛告须达：“更无有二如卿之者。舍卫城中，人多信邪，难染圣教。”

须达白佛：“唯愿如来！垂神降屈，临履舍卫，使中众生除邪就正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出家之法，与俗有别，住止处所，应当有异，彼无精舍，云何得去？”

须达白佛言：“弟子能起，愿见听许。”世尊默然。须达辞往，为儿娶妇。竟辞佛还家，因白佛言：“还到本国，当立精舍，不知模法？唯愿世尊！使一弟子共往敕示。”

世尊思惟：“舍卫城内，婆罗门众，信邪倒见，余人往者，必不能办；唯舍利弗，是婆罗门种，少小聪明，神足兼备，去必有益。”即便命之，共须达往。须达问言：

“世尊足行，日能几里？”舍利弗言：“日半由旬，如转轮圣王足行之法，世尊亦尔。”是时须达，即于道次，二十里，作一客舍，计授功作，出钱雇之，安止使人，饮食敷具，悉皆令足。从王舍城，至舍卫国，还来到舍，共舍利弗，按行诸地，何处平博，中起精舍，按行周遍，无可意处。唯王太子祇陀有园，其地平正，其树郁茂，不远不近，正得处所。时舍利弗，告须达言：“今此园中，宜起精舍，若远作之，乞食则难，近处愤闹，妨废行道。”

须达欢喜，到太子所，白太子言：“我今欲为如来起立精舍，太子园好，今欲买之。”太子笑言：“我无所乏，此园茂盛，当用游戏逍遥散志。”须达殷勤乃至再三，太子贪惜。“增倍求价，谓呼价贵，当不能买。”语须达言：“汝若能以黄金布地，令间无空者，便当相与。”须达曰：“诺，听随其价。”太子祇陀言：“我戏语耳。”须达白言：“为太子法，不应妄语，妄语欺诳，云何绍继，抚恤人民？”即共太子，欲往讼了。

时首陀会天，以当为佛起精舍故，恐诸大臣偏为太子，即化作一人，下为评详。语太子言：“夫太子法，不应妄语，已许价决，不宜中悔。”遂断与之。须达欢喜，便敕使人：“象负金出。”八十顷中，须臾欲满，残有少地。须达思惟：“何藏金足？不多不少，当取满足。”祇陀问言：“嫌贵置之。”答言：“不也。自念金藏，何者可足？当补满耳。”祇陀念言：“佛必大德，乃使斯人轻宝乃尔？”教齐是止！“勿更出金，园地属卿，树木属我，我自上佛，共立精舍。”须达欢喜，即然可之，即便归家，当施功作。]

<sup>8</sup> 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·智蕴品》云：

[昔末土罗国，有一商主。少娉妻室生一男儿，面容端正与字大天。未久之间，商主持宝远适他国。展转贸易经久不还。其子长大，染秽于母。后闻父还，心既怖惧，与母设计，遂杀其父。彼既造一无间业已，事渐彰露。便将其母展转逃隐波吒梨城。彼后遇逢本国所供养阿罗汉苾刍。复恐事彰，遂设方计杀彼苾刍。既造第二无间业已，心转忧戚。后复见母与余交通，便愤恚言：“我为此故造二重罪，移流他国踰躄不安。今复舍我更好他人。如是倡秽谁堪容忍。”于是方便复杀其母。彼造第三无间业已，由彼不断善根力故，深生忧悔寝处不安。自惟重罪何缘当灭？彼后传闻沙门释子有灭罪法。遂往鸡园僧伽蓝所，于其门外见一苾刍，徐步经行，诵伽他曰：



所以，只要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就不应该承认万法实有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：只有在空性的基础上才会有造罪与修福，罪业是空性的缘故，现在才可以造作以前没有造的杀生等恶业；善业是空性的缘故，现在才可以造作供养三宝、建造经堂等以前没有造的福业。

若人造重罪， 修善以灭除，  
彼能照世间， 如月出云翳。

时，彼闻已欢喜勇跃，知归佛教定能灭罪。因即往诣一苾刍所。殷勤固请求度出家。时彼苾刍既见固请，不审捡问遂度出家。还字大天教授教诫。大天聪慧，出家未久，便能诵持三藏文义。言词清巧善能化导，波吒梨城无不归仰。王闻召请数入内宫，恭敬供养而请说法。彼后既出在僧伽蓝，不正思惟梦失不净。然彼先称是阿罗汉，而令弟子浣所污衣。弟子白言：“阿罗汉者诸漏已尽，师今何容犹有斯事？”大天告言：“天魔所娆汝不应怪。然所漏失略有二种：一者、烦恼，二者、不净。烦恼漏失阿罗汉无。犹未能免不净漏失。所以者何？诸阿罗汉烦恼虽尽。岂无便利、涕唾等事？然诸天魔常于佛法而生憎嫉，见修善者便往坏之，纵阿罗汉亦为其娆故我漏失。是彼所为，汝今不应有所疑怪。”是名第一恶见等起。

又彼大天欲令弟子欢喜亲附，矫设方便次第记别四沙门果。时彼弟子稽首白言：“阿罗汉等应有证智，如何我等都不自知？”彼遂告言：“诸阿罗汉亦有无知，汝今不应于己不信，谓诸无知略有二种：一者、染污，阿罗汉已无。二者、不染污，阿罗汉犹有。由此汝辈不能自知。”是名第二恶见等起。

时诸弟子复白彼言：“曾闻圣者已度疑惑，如何我等于谛实中犹怀疑惑？”彼复告言：“诸阿罗汉亦有疑惑。疑有二种：一者、随眠性疑，阿罗汉已断。二者、处非处疑，阿罗汉未断。独觉于此而犹成就。况汝声闻于诸谛实能无疑惑而自轻耶。”是名第三恶见等起。

后，彼弟子披读诸经，说阿罗汉有圣慧眼，于自解脱能自证知。因白师言：“我等若是阿罗汉者应自证知，如何但由师之令入都无现智能自证知？”彼即答言：“有阿罗汉但由他入不能自知，如舍利子智慧第一，大目干连神通第一，佛若未记彼不自知。况由他入而能自了？故汝于此不应穷诘。”是名第四恶见等起。然彼大天虽造众恶，而不断灭诸善根故，后于中夜自惟罪重。当于何处受诸剧苦？忧惶所逼数唱：“苦哉！”近住弟子闻之惊怪，晨朝参问：“起居安不？”大天答言：“吾甚安乐。”弟子寻白：“若尔，昨夜何唱‘苦哉’？”彼遂告言：“我呼圣道汝不应怪，谓诸圣道若不至诚，称苦召命终不现起。故我昨夜数唱‘苦哉’。是名第五恶见等起。

大天于后集先所说，五恶见事。而作颂言：

余所诱无知， 犹豫他令入，  
道因声故起， 是名真佛教。]



二、无有罪福也应有果报之过：

377

汝许离罪福， 而有诸果报，

罪福因所生， 果报则无有。<sup>9</sup>

既然你们承许离开罪福而有果报，那由罪福之因所生的苦乐果报就无从安立。

刚才抉择无有罪福作者的过失，现在抉择失坏因果的过失。万法实有，果报也自然实有，如果果报实有存在，那它就成了无因，因为实有的法不需要观待因。这样的话，就不存在由罪福业所产生的果报了。

《中论释·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》说：“如果这样承许，则与世间以及论典之理相违了。”稍懂佛理的人也知道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但如果像有实宗所承许的那样果报实有，便有无因有果的过失，这样也就失坏了从罪福因缘中生果的道理。所以这种观点无法安立。

<sup>9</sup> 《中论·观四谛品》云：

汝于罪福中， 不生果报者，  
是则离罪福， 而有诸果报。

三、若有罪福果报则应成立空性：

378

若谓从罪福，而生果报者，

果从罪福生，云何言不空？

如果说从罪福中产生果报，那果既然从罪福中产生，怎么能说不空呢？

如果有实宗也承认快乐的果报从善业而生，痛苦的果报从罪业而起，比如供养佛陀会得相好圆满，杀生会短寿多病，那为什么不承认空性呢？如果不空，就不可能从善恶业中成熟果报。这就像种子只有是空性才有机会发芽并成熟果实，如果种子的本体不空，那它永远也不会变化。颂云：

“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

若无空义者，一切则不成。”

万法的真相就是缘起空性，只有空性才能安立万事万物等一切缘起。<sup>10</sup>

<sup>10</sup> 龙树菩萨于《回诤论》中说偈言：

若人信于空， 彼人信一切；  
若人不信空， 彼不信一切。